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走在昨天的巴黎

(法) 多米尼克·维达尔 著
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 编

戴 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K565.9

1



PARIS
Promenades historiques
走在 *lans Paris*
昨天的巴黎



[法] 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 著
多米尼克·维达尔
戴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证章
图字: 11-2005-7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在昨天的巴黎 / (法) 凯拉尔特, (法) 维达尔著; 戴捷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3
ISBN 7-213-03212-7

I . 走... II . ①凯... ②维... ③戴... III . 巴黎 -
地方史 - 史料 IV . 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556 号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By Christine Queralt & Dominique Vidal

©Liana Levi, 1991, 2004

书名 走在昨天的巴黎
作者 (法) 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
多米尼克·维达尔
翻译 戴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176516
特约编辑 薇 瑶 罗晓荷
责任编辑 吴 华
封面设计 彩地图文
电脑制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页 1
字 数 22.3 万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212-7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巴黎，数千本著作、上百本旅游指南描绘过她，人们似乎对她非常了解了。然而，这些书都只满足于将读者引入法国首都巴黎的某个街区内，并没有细述她的历史渊源。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游走在这座城市，当我们为其整体的和谐而感到惊叹时，我们常常会忘记，今天的巴黎已拥有2000年的建筑（重建）史了。这么多年的建筑重叠在一起，犬牙交错地形成一个多样化的都市，错落有致而风格不一，或许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最开始只有两股河流——塞纳河与比埃夫河，加上几座小岛。然后是克尔特人的一族——巴黎西人来到西岱岛上安置起他们的窝棚……这便是吕戴斯城历史的开端，后来成为巴黎。这座城市的形成纯属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里正好处于塞纳河通向法国南北的航道上，是船夫们运送货物的必经之路，而令人垂涎的物品便将此地变成了商品集散地；后来罗马人看中了她的战略地位，便长期驻扎在此；统治者们守在此防范来自东部日耳曼和北部诺曼的侵略者。其后的帝王们又使之成为一国之都，而“国王的资产者”则赋予她财富。

城市在一年年地扩大和变化，最先是在塞纳河右岸和左岸附近，建筑物一座座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带有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与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巴黎既未遭受大面积的火灾，也未有过大规模的人侵所造成的破坏。拆除主要是居民所为。如果说奥斯曼当初断然采取措施赋予这座城市以中产阶级形象，那么他同时也锻造了一座享有盛名的都市。先是新艺术，然后是装饰艺术学派在摩天大楼建造者之前为她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所幸到目前为止高层建筑还算有节制。

理清紊乱的头绪，解开错综的症结，将历史公之于众，这就是我们一直想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以便让所有像我们一样热爱巴黎的人，无论是法

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够了解巴黎的建筑历程。这便是本书中提供十条漫步路线的目的所在，计有高卢—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波旁时期、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的巴黎，以及1900年、1930年和战后的巴黎，当然还有蒙马特、蒙帕纳斯和圣日耳曼草场的艺术家们的巴黎。

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总统都希望在首都留下他们的功绩。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大量的修复、重建或加建独树一帜——从拉德芳斯到顶点音乐厅，从巴士底歌剧院、维莱特科学城到庞丹音乐城，以及以密特朗命名的图书馆、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新奥赛博物馆或新贝尔西博物馆等等，无不与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首都变化的历程十分舒缓，主要是因为在建筑设计时注重在历史的基础上修复而不是推倒重来，这使得城市的整体布局更加合理。我们会让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体会这一点。

每章的第一页有一幅图，代表这段时期巴黎的建筑；然后是我们建议的行走路线。目的是先参观最有特色的建筑物，加上一些说明，然后让有兴趣的读者根据后面附加介绍的可参观的景点，继续深入细致地参观。最后还有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作品节选。本书既不是艺术史专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游册，这种对巴黎及其历史的游览实践，可让有心人窥探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精华如何使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了我们现在的城市。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写道：“巴黎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海洋，任凭什么探测器也永远无法知道她的深浅。跑吧！写吧！无论您怎样费尽心思地跑遍各个角落、写尽每处细节，无论有多少人和多么感兴趣的探险家去探索这片海洋，下一次总会发现新的未知之地、未见之人。它充满花草、珍宝、魔鬼，充满让人眼花缭乱的事物，还有那些被文学探索者们所遗忘的角落。”

本书只是想帮助有意了解和理解巴黎的昨天与今天的人们，他们是现代的探索者。说不定在第三个千禧年伊始，他们也会发掘出第十一条漫步巴黎的路线……

Contents

目录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前 言 / 1—2

第一章

高卢—罗马时期的巴黎 / 1—14

第二章

中世纪的巴黎 / 15—54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巴黎 / 55—74

第四章

波旁王朝时期的巴黎 / 75—112

第五章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 / 113—132

第六章

拿破仑时期的巴黎 / 133—168

第七章

1900 年的巴黎 / 169—186

第八章

1930 年的巴黎 / 187—202



Contents

目录 *Promenades historiques dans Paris*

第九章

战后的巴黎 / 203—216

第十章

艺术家的巴黎 / 217—237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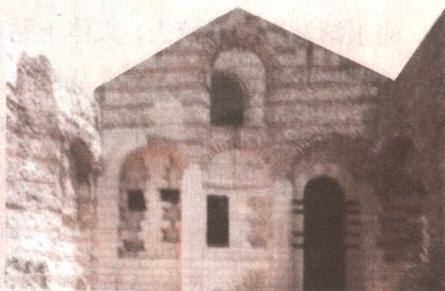
巴黎的咖啡馆与餐馆 / 238—239

链接

- 朱利安·恺撒（前100—前44）对高卢的征服 / 4
- 克洛维一世（466—511）皈依基督 / 18
- 中世纪法国王朝变迁表 / 22
- 十字军东征 / 27
- 英法百年战争 / 28
- 让·古戎（Jean Goujon，约1510—1568）/ 59
- 波旁王朝的变迁 / 77
- 南特敕令 / 83
- 《追忆逝水年华》/ 156
- 《北方旅馆》/ 164
- 艾菲尔铁塔 / 172

第一章

高卢—罗马时期的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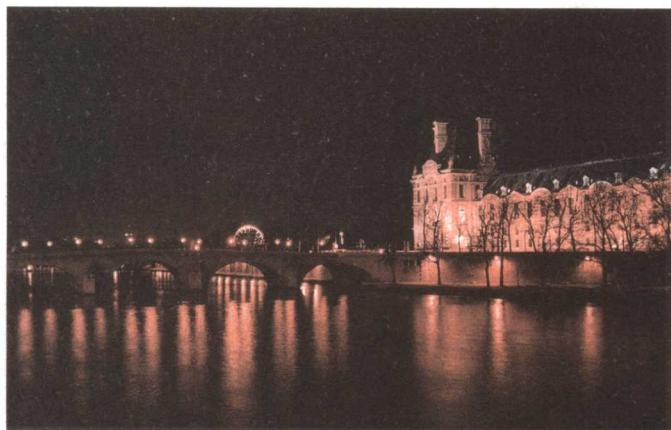


行走路线：

巴黎圣母院广场，圣米歇尔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街角，保罗—潘勒韦广场，圣米歇尔大道与拉辛街拐角，盖—卢萨克街与爱德蒙—罗斯丹广场街角，索夫罗街，圣雅克与大学区街拐角，蒙日街，戈布兰大街。



在正式进入巴黎的“昨天”之前，我们得努力动脑筋设想一下巴黎的史前历史。第四纪初始，塞纳河覆盖着目前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其后，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河水渐渐顺右岸流去，大体上贴着现在已成为几条大道的河道，经过共和国广场和圣拉扎尔车站，从巴士底大道流到阿尔玛广场。河左岸在河水经年的冲积下，在圣热纳维埃夫山脚下形成一片广袤的区域。随后，塞纳河因涨水后漫出原先的河道而形成了另一支流。上涨的河水不断冲积，形成了如今巴士底到阿尔玛一带。在两个支流中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沼泽地及几个小山冈，很久以后人们在那里建筑了许多教堂（圣母院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圣保罗教堂、圣雅克教堂、圣罗朗教堂和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等）。在陡峭的河岸旁形成了一些海湾，即现在的沙滩广场和夏特雷广场所在地。当塞纳河水放



塞纳河像一条玉带流过巴黎市区，她敞开母亲般的胸怀，孕育了巴黎的文化底蕴和迷人风情。



高卢战士所戴的头盔。

弃北边的水道而孤独地向南流去时，一条新的支流又在南边形成了，由此产生了七个小岛：卢维尔岛（于1843年与右岸合并），三座小岛后来合并成圣路易岛，另外三座小岛又并合成西岱岛。此阵式一经形成，便在战略上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统领南北两边高卢的水路与陆路；再者，聚集在岛上可以凭借其自然优势轻而易举地防卫。四周满目皆是肥沃的土壤，地下埋藏着可供建筑用的大量石料。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黎西人（Parisii）——一个克尔特部落决定在此地安家落

户，称之为吕戴斯（Lutèce）。按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克尔特语 leug tec（美石）或是 luth（水）、thouèze（中间）及 y（住所）。罗马人称之为吕特厦，古埃及王托勒密则称之为吕哥特厦。而当时这儿只是有几处茅草屋的小镇子，周围由简陋的堤坝和栅栏保护，居民们以打猎和打鱼为生，这样的状态至少一直沿袭到罗马人入侵为止。

在朱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中曾提起过“巴黎人的吕戴斯”对罗马殖民入侵的抵抗。公元前53年，这位“皇帝”在吕戴斯召集高卢全体会议，巴黎西人不仅拒绝派代表出席，而且还在次年向高卢反叛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派遣了8000人供其使用。作为惩罚措施，恺撒立即派拉别纽斯副长官作为4个军团的指挥到达吕戴斯。一位守城老将领——卡姆洛热纳把通往岛上的桥悉数炸毁，与他的部下一起埋伏在沼泽地里伏击侵略者。但狡猾的拉别纽斯撤退到默伦并弄到了五十多艘船，将他的士兵悄悄送回吕戴斯。卡姆洛热纳决定火烧吕戴斯岛。透过火光，格里内平原上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肉搏战，罗马军团一直将最后的几个巴黎西人赶尽杀绝。



巴黎西人使用的金币。

链接

朱利安·恺撒（前100—前44）对高卢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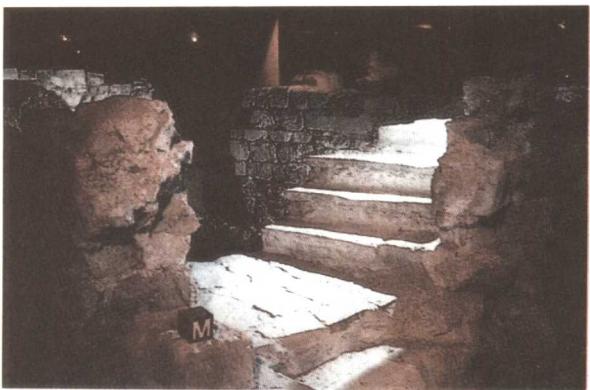
朱利安·恺撒是古罗马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公元前54年，他东渡莱茵河入侵日尔曼，同年渡海侵入不列颠，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他于次年将军队撤到高卢，引起高卢人的反罗马起义。恺撒借助一批日尔曼士兵，并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镇压了起义，征服了高卢各部落。在争夺罗马控制权的斗争中，恺撒打败了与元老院联合的庞培，于公元前48年被选为终身保民官，并破例担任5年执行官。公元前45年又宣布为终身执行官，成为“独裁者”。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和卡西乌为首的共和派集团在元老院议事厅刺死恺撒，其拥护者们为他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葬礼。恺撒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文，行文简洁典雅，是学习拉丁文的典范。“恺撒”后成为罗马及欧洲帝王习用的头衔。

“高卢”，古地名，主要包括山南高卢（或称内高卢，即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一带）和山北高卢（或称外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广大地区，大体包括今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两大部分。

高卢人自称“克尔特人”。克尔特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分布于欧洲中部的部落集团。他们善于骑马，生性好战，常常连续数日举行大规模宴会庆祝胜利。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初期间，他们创造了拉登文化，精于铁的冶金技术，还会制作精美的陶器。他们善于利用山丘建造大规模的城寨。公元前53年，恺撒开始进攻高卢地区，没有统一管理的克尔特军，无法抵住受过训练的强大的罗马军，高卢被征服。



恺撒胸像（青铜）为公元前1世纪作品，现藏于德国柏林帕加马博物馆。



罗马人、法兰克人以及卡佩王族的臣民们先后在西岱岛上建起一幢幢房屋，这些建筑的遗迹如今可在圣母院地下小教堂内见到。高卢—罗马时期的废墟现供游人们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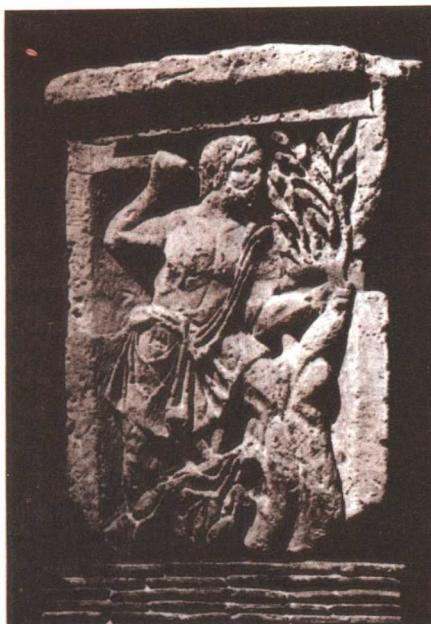
是此时，敌方也绝不放弃阵地，直到被包围和全歼。卡姆洛热纳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敌方留守在拉别纽斯阵营对面的士兵一旦得知战事打起，便都冲上去试图增援……又与他们逃跑的士兵混在一起。丛林和山丘都无法掩护高卢人，最后被我们的士兵全部歼灭……”

从此罗马人在西岱岛上逐渐建起了新的城郭，但主要是在左岸，因为他们认为左岸比到处都是沼泽地的右岸更有发展前途。在后来被称为圣热纳维埃夫的小山坡上，土壤显得更坚实，因此也更适合于大兴土木；土壤更干燥，更便于安装地下火炉；地下还含有充沛的纯水，可以供应近在咫尺的城市。当时的人口不超过1万人，而罗马的人口已达100万人。

很自然地，我们漫步巴黎的行走路线第一站始于巴黎圣母院广场 (le parvis de Notre-Dame de Paris)，更准确地说是从广场的地下开始。这座欧洲最大的地下小教堂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被发掘出来，1980年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由80代人逐渐积累起来的建筑历程，那是巴黎作为首都以来的十几个世纪的缩影。

巴黎圣母院的地下小教堂中，高卢—罗马时代风格的墙壁和大厅的遗迹引人注目。特别是地下炉膛，这是个地下热空气循环系统，一座火炉供应整个建筑的取暖。在这里还能看到当时高卢风格的建筑以及已挖掘出的日用品，还有公元1世纪末的两座石鼓。最令人震惊的是公元3世纪西岱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描述道：“曙光一出现，我们的伤兵都已抬往河对岸，随后便看到了敌方的阵线……敌方首领卡姆洛热纳正在给士兵鼓劲，这时还不知鹿死谁手。第七军团的长官们被告知左翼的战事，便从敌人后面包抄过去并发起攻击。即便是



罗马提比略皇帝统治时期（公元1437年）由吕戴斯渡河航夫建造的向朱庇特许愿柱。这一面表现的是高卢神埃苏斯。

起来，代表物即是 castellum，即罗马行政厅（现巴黎法院所在地）。警察局旁边的那条路在当时极为重要，即原罗马城的 cardo（南北向主要街道）。向南过小桥，这条主要街道沿着现在的圣雅克街一直爬上山坡，然后向桑斯和奥尔良而去；向北过大桥，沿现在的圣马丁街可一直到达桑利斯和博韦。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在左岸占有45公顷土地的古罗马城。

从塞纳河上的小桥出发来到第一处遗迹，再向右沿着圣米歇尔河畔一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然后从左边的圣米歇尔大道一直走到与圣日耳曼大道交界的十字路口。

在我们面前的是高卢—罗马时期最精彩的历史性建筑，即北罗马浴池（les thermes du nord），也称克吕尼（Cluny）。我们可以进入克吕尼博物馆详细参观，入口处在保罗—潘勒韦广场6号，向左从索姆哈街拐入。

很长时间以来，这座罗马浴池因以“朱利安宫殿”作为其绰号，很可能使人误认为这是罗马行政长官朱利安的府第。朱利安于357至360年居

岛上最早的围墙基座。

巴黎西人选中吕戴斯作为定居的地点，又被罗马人征服成为殖民地。后者派驻士兵，大兴土木，而且还把他们的神祇强加于人。证据就是地下小教堂入口处摆放着1710年在圣母院地下发现的一块石头模件，原件藏于克吕尼博物馆，上书：“在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任下，献给最伟大的朱庇特神，巴黎渡河航夫特立此碑。”连吕戴斯的“运水商人”都将新的众神之神供上了祭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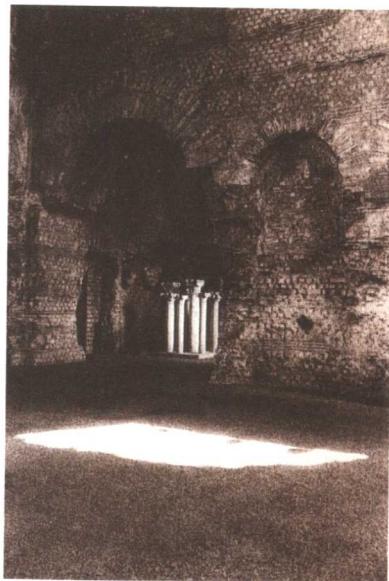
从地下小教堂出来，便到了罗马时代巴黎的最中心地带。在9公顷土地的西岱岛（l' île de la Cité）上，当时这座罗马化了的高卢城市蓬勃发展

住在巴黎，当康斯坦斯皇帝意欲调遣他的军队入侵东方波斯国时，他被抵抗的巴黎人冠以“皇帝”称号。无论如何，这里的的确确是浴池建筑，以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浴池为模式，建于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仅存的一个托座表现的是一艘装满武器的商船，由此可见此建筑是由强大的渡河航夫行业公会所建……

整个建筑东西100米长，南北65米宽，曾拥有5个主厅：北边的两个体育大厅为健身房；热水浴池（caldarium）位于西南角；西边是温水浴池（tepidarium），那些已关闭的凹进处便是当初的浴池，里面还有炉灶和地下火炉的遗迹；东边是冷水浴池（frigidarium），上面带有拱穹，好几个世纪里曾经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的花园。正是克吕尼博物馆的这个冷水浴池，让我们可以欣赏法国唯一拥有完整穹顶的罗马大厅（该馆也是法国收集中世纪遗产最丰富的博物馆）。大厅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20米长，11米宽，而穹顶下高达14米高。博物馆在此展览一些雕刻品，以及献给罗马诸神的房柱，也有一些高卢神祇的画像。在断裂的柱石上不仅有渡河航夫献给朱庇特神的标记，还有高卢神斯迈特里欧、俄祖斯、塞尔努挪斯和塔尔沃斯·特里加拉努斯（三鹤公牛），它们与朱庇特、伏尔甘、马尔斯、维纳斯及狄俄斯库里兄弟等罗马诸神比邻相处。在这些大厅四周，各房间和地下室里密密麻麻地装有各种进水和排水管道，来自巴黎南郊的阿尔克伊引水渠今天还留有一些遗迹，当初它从法国东南部15公里外的兰吉斯将水引入巴黎。

克吕尼古罗马公共浴池到了中世纪变成了压榨工场，18世纪又成了制木桶工场，直到19世纪初才全部腾清。

从克吕尼博物馆出来，穿过保罗-潘勒韦广场，在索邦大学对面可看到蒙田的雕像，上面刻着：“巴黎从我童年时代便



克吕尼浴池建于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在所有高卢—罗马建筑中，这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克吕尼博物馆其实由两座博物馆合并而成。其一为15世纪的克吕尼宅邸，它原为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伯瓦兹的豪宅，1833年被索梅哈尔购得，用以陈列其收藏品，他去世后此建筑及收藏品被国家收购，开辟成博物馆，1844年始对外开放。其二为3世纪的公共浴池。

深入我心，我只因这座伟大的城市才成其为法国人。”接着沿大学区街向右走，穿过圣米歇尔大街，拉辛街南面与沃吉拉尔街北面之间就是当时罗马吕戴斯的小剧院遗址，现在已看不到了，19世纪末圣路易高中重建学校食堂时把它重新埋入了地下。

考古学家根据1861年的挖掘重画了这座古建筑的平面图，它是依后来所称的圣热纳维埃夫山而建的。这座同心圆弧形状的建筑俯瞰着塞纳河，与另外一座三层楼的长廊相连，上面是一个带顶篷的高柱廊突出于阶梯座位之上。长廊进口处有一系列由房柱分开的宽大门洞，入口在南边，位于目前圣路易高中一边。小剧院从东到西的直径为70米，从南到北为47米，是高卢最小的一座剧院，根据泰奥多尔·瓦盖尔^①的估算，建筑日期应为公元2世纪初。

再回到圣米歇尔大街，向南一直走到爱德蒙－罗斯丹广场。在现在的

① Théodore Vacquer (1824—1899)：法国考古学家。本书注均为译注。

盖—卢萨克街角上，是曾拥有20个大厅的南罗马浴池 (les thermes du sud)，或称大市场 (Forum)，由瓦盖尔于1878年发现。浴池中央是一个14米长、9米宽的罗曼式中庭 (atrium) 和一座游泳池，所有的大厅都拥有供暖系统及供水管道系统，地上铺的是粉色水泥地或黑色大理石，墙也经过精心装点。这些细节展现了罗马吕戴斯城公共建筑的豪华，而当时的居民住房通常都极其简朴，这一点可由1963年在卢森堡公园对面发现的一座简陋房屋的残垣断壁得到证实。

罗马统治时期的巴黎社会等级制度很分明。如吕戴斯归属于塞农人 (古高卢民族) 的里昂省份，“享受”新条例；一位总统 (Proeses) 则在一位罗马法官、一位保卫者和一名海军军事长官的协助下领导城邦；而民众则组成各种行业公会。前面提到过的渡河航夫是行业公会里最富有和最重要的行会，此外还有帆布制造行会 (centonarii)、木材商行会 (dendrophiri)、木工行会 (fabrii tignarii) 等等。每家行会选出一名管家 (magister)；而总管 (curator) 则负责行政事务，并根据行会条例 (lex collegii) 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每家行会都有个席位 (schola) 和旗帜 (vexilla)，拥有不动产、奴隶以及一座寺庙。在社会的另一阶层，平头百姓被允许组成统一团体 (collegia tenorum)，主要是保证团体内部成员体面的葬礼，但“体面”也仅是象征性的。正如欧内斯特·勒南^①所尖刻描述的：“取暖乃穷人之合法欲望，唯躲于陋室紧抱成团获取热量。”就是在这样的团体中形成了最初的基督教组织，并进行了第一次要求独立的抗争——即由阿芒杜斯和阿里亚纽斯所领导的起义，起义的奴隶们宣布他俩为皇帝，后来遭罗马士兵屠杀……

现在我们从爱德蒙—罗斯丹广场经过索夫罗街走到先贤祠，这里还需



克吕尼公共大浴场有三个水温不同的大池子。

^① Ernest Renan (1823—1892): 法国唯理论作家。



渡河航夫在柱子上的献词：“在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任下，献给最伟大的朱庇特神，巴黎渡河航夫特立此碑。”

大道之间，其占地相当于现在的圣雅克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之间。大市场于公元1世纪末建成，又于3世纪重建，4世纪加固。

这座长方形建筑物围绕着一个宽大的罗曼式中庭而建，中间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双跨梁廊柱。公共广场的东边是一座民用教堂，西边是一座壁墩，根据当时这类大市场的布局，看起来上面曾经建有罗马帝国祭祀的寺庙。小店则倚外墙而建。

现在我们从索夫罗街返回，向右沿圣雅克街走到大学区街上再向右拐，沿街的建筑物现在归法兰西学院。就在它的地下，于1846年至1939年挖掘出了其他浴池，即东罗马浴池 (les thermes du l'est)，位于拉诺街、让-德博韦街和夏里蒂埃死胡同等几条街交界处。

第二座东罗马浴池建筑时间为公元2世纪，从西向东排列着冷水浴池、温水浴池和热水浴池。它们周围均布置了一些房间，整体建筑为砖结构，总面积为500平方米以上。遗憾的是，目前已不可入内参观，作为这座建筑的房主，法兰西学院不对外开放。

离开法兰西学院，从大学区街可走到蒙日街，向南一直走至49号，便是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最引人注目的见证：吕戴斯竞技场 (les arènes de Lutèce)。

这是最宽大的一座古罗马圆形剧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当年整座

要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重构此地罗马时期的建筑物：大市场。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此地的原貌，主要缘于1860年至1863年的考古中所发现的建筑物上大面积的美丽饰纹，以及于1971年发掘的六面体间隔。大市场的位置在原罗马城南北两条主要